



遙啓上師讚頌

——自性流露祈禱文

本性不變離戲勝義體，
住於甚深本淨童瓶身，
法身上師尊智金剛知，
祈賜加持於見生大信。

自性不滅雙運明淨相，
住於法爾五決定莊嚴，
報身上師大樂金剛知，
祈賜加持能圓修習力。

無邊本智與無偏大悲，
住於周遍赤裸明空性，
化身上師尊伏趣洲知，
祈賜加持事業大成就。

根本覺性不變復無遷，
法身顯現非善亦非惡，
當下覺性即真實如來，
自在安寧上師心底現。

敦珠法王無畏智金剛尊者 造頌
山藩寧波車 釋 許錫恩 譯

了悟初心即上師自性，
毋用貪執造作諸啟白，
本覺任運無整離作意，
隨起捨得自解脫加持。

整治而修終無證悟日，
尋伺意度修持適自欺，
邊執疑懼遣除如狂夫，
此生無縛赤裸休息中。

大圓滿行者所作歡喜，
蓮花生子嗣和悅衆生，
無敵怙主爲取巖上師，
無上教法空行母心要。

無明住處遣心暗無明，
澄輝大日不滅光常照，
上師如父慈心賜福德，
深恩難報一心憶上師。

內明

第二七八期 目錄

專著

遙啓上師讚頌——

自性流露祈禱文……………許錫恩譯…4

專論

論三法印的現代意義——

從龍樹《大智度論》與

印順《佛法概論》中對

佛法的詮釋比較……………黃連忠…17

特稿

畧述六波羅蜜……………張秉全…25

從《理惑論》看佛教與

中國文化的交涉兼談佛教的

傳播和文化交流問題(下)……………羅顯…30

法海拾貝

吉藏大師與三論宗……………蔡惠明…38

畫頁

封面：青海塔爾寺全景

面裡：瑞士蘇黎士烏爾里希·馮·施勒德爾收

藏室所藏犍陀羅風格佛像(公元四世紀)

底裡：西藏唐卡——羅漢

封底：元·清拙正澄禪師條屏

此頌乃應余之金剛大弟子無畏法界義成活佛所請，無畏智金剛無義饒舌而作。

願 善 妙 增 長

遙啓上師讚頌釋

前言

《遙啓上師讚頌》，藏語爲Lama rGyang Bod，乃啓發及指導我們：(1)如何去體認大圓滿(Dzogpa Chenpo)教法中，所述「三身」之覺性；(2)如何於憶念此「三身」時，將行者的上師與之連繫；(3)上師如何自他的悲心中體現「三身」；(4)最主要者，乃如何理解我們自身的證悟，其實無非是上師大慈悲心之體現而已。從世俗諦的觀點來說，以上的道理並非人人皆能明白。因此，在東方，只有少數對大圓滿能具正見及正解的弟子，才修習《遙啓上師讚頌》。

此修持，應於清晨（當你在牀上剛剛自睡眠中蘇醒剎那）立即開始。甯瑪派有些修持，於蘇醒時立刻殷勤持咒以召請蓮師及諸佛；但《遙啓上師讚頌》之修持，只要求當你蘇醒時，便觀察根本覺的自性。這個修持，在於清晨中令見地生起及安住，因此，切須謹記：當你早上剛清醒時，馬上開始修法。你可將此修法，與其他修持交替而作（若你已受了其他修持灌頂的話），例如上師瑜伽、前行或長壽法等。

對於你們當中有修習睡夢瑜伽的人來說，《遙啓上師讚頌》的修持，能夠將見地與睡夢瑜伽覺性的境界融成一味。對於那些將睡夢瑜伽視作有區別的人來說，我們可以在大清早（當如實幻境開始之前）便修持正見、正解和正行，從而使到加持能整日不斷。

《遙啓上師讚頌》（這個名稱）並不表示你與你的上師之間有實質上的距離。若上師是住於你心中的話，便沒有距離可言。若你覺得上師無論在實質上或精神上都是遠離自己的話，此修持可將你的心與上師的心相融，從而泯滅任何遠近分別。對於上師來說亦然：上師與弟子之間並無距離。身體上的分隔算不了甚麼，亦不會阻礙加持。弟子受到上師身語意的加持，遂與上師的慈悲無二無別。《遙啓上師讚頌》實際是喚醒行者：在時間、空間及思想各方面，上師與自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悲心能遍達於四周，因此，從這個觀點而言，便沒有任何距離。

這個修法能速得上師的加持。我們視上師爲「三身」圓滿的體現，顯出大圓滿的三相——空性(tong wa)、光明(sol wa)及周遍大悲(thug je kun kyab)。此根本體性是廣大空性，光明由此生起，無有障礙；亦由此生起遍一切有情之悲心——見地乃由此而來。於此殊勝金剛乘修持中，我們了悟一切加持的根源，實在是金剛師尊的展示。明乎此、明乎上師的功德、及明乎上師爲諸佛及一切成就的體現，我們在早上的第一件事，便是觀上師的悲心與大力化爲「三身」。對金剛乘來說，此加持乃一切師尊示現的根源，是故，我們尤須了悟上師「三身」的體現。此修持亦名爲大圓滿直接教授(Dzog Chen Ma Trig)，是因爲它清楚明白地表達了大圓滿的見地。例如，你了悟上師的悲心及其覺性的本質遍滿一切有情，正如天雨灑在一片

土地上，每分土地皆能同時得到利益一樣。這即是諸佛之悲心，及其悲心如何遍滿一切有情的實況。還有一點：當我們說上師代表「三身」時，我們須從三個層次去理解上師所作的事業。

遙啓上師讚頌——自性流露祈禱文

此修持法藏文標題爲rGyang Bod Kyi gSol Debs gNyug Mai Thol glu Zhes Bya Wa bzhugs。rGyang Bod指從遠處呼喚。gSol Debs是啓白。gNyug Mai是無整覺性或本源（大圓滿的自性）。而Thol glu爲並行、或法爾。有人將Thol glu翻譯爲「歌」，但其實Thol glu是有藏語thor chung和thor kye的意思，即指任運無整、脫口而出的真實語言。是故，此題表義爲：從遠處以無整任運的態度呼喚上師——覺性，從澄明的醒覺中升起，而此完全任運的澄明醒覺，便是向上師的呼喚。因你沒有摻雜世俗的根識在內，所以這呼喚是無修整的。而且，此呼喚亦是任運的，因爲它是你心性的自然流露。

三名字

據大圓滿的教法，「三相」對於我們的修持來說非常重要。「三相」是·體性（ngo wo）、自性（rang zhin）和悲心（thug je）。上師乃是「三相」的體現，所以我們將大圓滿三種義集於上師。在本篇中三個名字是指尊貴的敦珠甯波車（His Holiness Dudjom Rinpoche）。第一個名字是智金剛（Yeshe Dorje），第二及第三個名字分別是大樂金剛（Dechen Dorje）

和伏趣洲（Drodul Lingpa）。這些名字，表達了對上師廣大無邊的悲心、和「我們的證悟與覺性，實無非上師的證悟與覺性」之理解。爲了「三身」、爲了理解大圓滿三種甚深要義，和爲了令此要義回歸其本源，我們因此祈喚這三個名字。

第一個名字——智金剛，乃上師的法身自性。此名字是甯波車的父親所賜。其父名妙吉祥寶（Jhampel Norbu），是西藏加南（Ka Nam）王族的王子。此王族是法王赤松德真（Trisong Deutsen）的直系後裔。甯波車的父親曾夢見空行母降臨。她手中拿着一面鏡，而前面則放着一枝金剛杵。空行母說：「這就是你兒子的名字。你要好好的照顧他，因爲他將會利益無數有情。」甯波車之父明白鏡代表智慧，而金剛杵則代表成就此智慧的善巧方便。他知道兒子的名字一定是智金剛，別無他名。這便是甯波車的名字，亦是他的稱號。由於空行母的啓示，甯波車之父便離開加南王宮，一直走到白馬崗（Pema Kod）。在這個地方，他邂逅了甯波車的母親。隨着這段已經授記了的姻緣，遂有甯波車的誕生。

在《遙啓上師讚頌》修法中出現的第二個名字，是大樂金剛。這個名字是甯波車其中一位根本上師，名叫濟隴甯波車（Jedung Rinpoche）所賜。濟隴甯波車是一位伏藏師（Ter-ton）。他的巖傳名字是摧魔虛空金剛（Dudjom Namkhai Dorje）。他在一隻石龜旁邊，取得空行母用黃金寫成的教法。他也是蓮花秘密心要（Pema Sang Thig）和正嚴天成（Songtsen Lha Drup）這兩種巖傳法要的取巖者。當甯波車八歲的時候，濟隴甯波車名其爲無畏蓮花普賢大樂法界金剛（Jigdre Pema Kunzang Dechen Cho-ying Dorje），簡稱便是無畏大樂金剛（Jigdre Dechen Dorje）。

第三個名字是伏趣洲。根據巖傳法統和一些秘密經典所載，甯波車名叫伏趣洲。舒孟伏藏師虛空金剛（Sumang Terton Namkhai Dorje）將甯波車命名為伏趣洲。伏藏師甯波車（即舒孟伏藏師虛空金剛）是遍照護（Vairocana）和摧魔金剛（Dudjom Dorje）的化身。後者是蓮花生大士其中一位主要的心子。伏藏師甯波車會取得普巴絕密威德新寶藏（Tersar Phurba Yang Sang Thu Bal）的巖傳教法，其中包括了無死心要（Chime Sog Thig）的長壽法修持。當敦珠甯波車二十一歲，而伏藏師甯波車則是五十一歲的時候，他們在閔珠林寺（Mindroling Monastery）山後一處名為德倫（Tanon）的地方，因善緣而相遇。

由濟隴甯波車賜給敦珠甯波車的名字簡寫，即「無畏大樂金剛」，我們保留了「無畏」這個名字，而和他父親所賜的名字「智金剛」連結在一起，由是而得出甯波車的今名——無畏智金剛。這幾個名字是「三身」的體現，同時亦是上師的外、內、密名字。

五決定

關於五決定（或稱之為五圓滿）——即上師決定、處決定、法決定等等——大圓滿和大乘有不同的觀點。一般大乘的說法，處決定指圓滿佛陀刹土。上師則順理成章地是指佛陀，或根據教授而指某一本尊。眷屬則是勇父及空行母等。時則是指法輪仍轉的難得機遇。教法自然便是大乘的教法了。

大圓滿所說的五圓滿則不同。首先，處決定指密嚴刹土。換句話說，處決定便是心性的證悟，亦可稱之為根本覺的本質。因

根本覺的本質是內自性，所以從大圓滿的觀點來說，便理解處決定為內自性。上師決定是五佛部諸上師及其明妃，而眷屬則無非諸菩薩，不論男女，諸如觀世音等。時是不變，無過去、現在、未來三時的分別。既沒有所謂「起始」與「終結」，所以時自無始以來便是清淨，藏語稱之為kadag kyi du（大清淨時）。最後，教法決定是指大圓滿的離戲教法，或稱金剛乘的無上教法。因為這就是大圓滿的修持，我們要時刻謹記，切勿於修持時被虛妄分別所牽引。所以，從一開始，我們所有的疑惑——即萬法——都應該已被體認、觀察和解脫。須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修持才有意義。

修部

《遙啓上師讚頌》有一個簡軌名為心中啓白（Nying U Deb Pai Dep Tong），此簡軌是由巴卡活佛（rBa Kha Tulku）的上一位明妃所請。此外亦有另一個簡軌。

根據甯波車解釋，這是一個很高層次的修法，並且是依很高的見地而寫的。所以，我們萬勿因為在「行」上分心而失去見地。我們須理解自身的見地、態度和修持須同時依據大圓滿教示，不可將它們加以分別。

讚頌由法身至報身再至化身。由法身的觀點帶出智金剛——自廣大根本虛空或空性所生的本覺智。由空性所發出的光輝，即無礙光明——一切有情所起之悲心，便是由此清淨光明而體現。這便是第三次第。當我們跟它們融合時，空性便即是指法身（cho ku）的真實境界：無礙光明即報身（long ku）·而遍一切有情的悲心則為化身（brul ku）。

第一句：本性不變離戲勝義體

(藏文·Ngo Wo Dod Ne Mi Gyur Tro Del Gyi Shi Lug)

這個修持，是從「自無始以來已經存在的清淨體性」這一點而進行的。這體性本質不變，遠離一切戲論，亦遠離「簡單」（這個概念），更遠離上述兩種邊見。這體性並非時有時無，它遠離一切相對：（它是）「如是」。

第二句：住於深明本淨童瓶身

(藏文·Ka Dag Ting Sal Zhon Nu Bum Ku Ru Zhuug Pa)

體性住於本來清淨的童瓶身。但其中並沒有時效的意味在內：它亦不住生死，其本質是永恆的活潑。

第三句：法身上師尊智金剛知

(藏文·Cho Kui Lama Yeshe Dorje De Khyen No)

憶念着這本質，我們便會憶念起我們的上師智金剛。藏文前句譯作「法身智金剛」，而Khyen No則有不同的譯法。在此句中，Khyen No並非「我在呼喚你」或「望你能知」。反而是解作「我向你禱告」，即含有啓白的意味多於呼喚。「智」和「金剛」亦同樣重要。「智」，作為自無始以來不變的智慧，是主要的體性。當和「金剛」融合時（「金剛」具有不壞的意思），即表示不被破壞和不受改變的智慧。即然甯波車的名字是智金剛，而這個名字是法身的自我表達，我們便須明白他法身方面的示

現。

第四句：祈賜加持於見生大信

(藏文·Ta Wai Ding Chen Thob Par Chin Gyi Rang Lob Shig)

Ding Chen意思是「祈求賜予我」，即請求加持，同時亦是請求讓這個加持能夠安住。當加持能夠安住，則理解的程度便不會改變。Tai Wai即見地。我們所祈求的加持，是令見地勿失。換句話說，即是：「願我能生起深邃的正解，以令我見地勿失，祈賜我加持。」這體性周遍一切有情。譬如，當天雨下在一片土地上，雨點能灑遍土地每一角落。同樣道理，這體性也遍於一切有情之中。

上述四句讚頌，便構成第一節。由此可知，廣大體性是根本不變和本來清淨，常住於童瓶身中。在這廣大本始空性中，光明生起而成為法身（光明），即法身與報身雙運。上師的名字便代表了這體性。你可稱之為「智金剛」（Yeshe Dorje）、「智藏」（Yeshe Nyingpo）、「善逝藏」（De Sheg Nyingpo）或「普賢」（Kuntuzangpo）：所有名稱都是一樣的。（這些名稱）表達了法界（Cho Kyi Ying）的廣大虛空，其中包含了五智、五決定和一切善提心的功德。當我們將「智金剛」和「法身」聯繫起來，我們便明白在法身中，智慧是不壞和不變的（「金剛」是不壞和深度的表徵）。我曾在前文以大圓滿的觀點解釋過五決定。我們應當善用這些資料，祈請上師令我們對見地生起大信心；讓我們住於這大信心中，復令大信心亦安住於我們之中。

第五句：自性不滅雙運明淨相

(藏文·Rang Zhin Ma Gag Zung Juk Od Sal Gyi Tshom Bu)

要訣：不單只住於本始空性中，而且要住於空性的光明中。當光明於空性中生起，便可以說它（指光明）與空性雙運。這雙運無有障礙，有如一群群（tshom bu）（物事）的匯集。Tshom bu基本上解作「不同種類」或「區分」。此處主要是指各種不同光明的存在，這些光明全依賴你精進修持，其實無非是自空性中觀照出來而已。所以，便有此tshom bu——眾多的「不同種類」。而所有眾多不同種類的本質，皆須歸之於一，換而言之，歸之於廣大空性與光明的雙運。

第六句：住於法爾五決定莊嚴

(藏文·Lhun Drup Nga Pa Nga Dan Rol Pa Ru Zhuu Pa)

當我們了悟這展現（「莊嚴」），我們便亦了悟這廣大的空明雙運。此雙運乃五決定所本。當五決定任運而成（Lhun Drup）時，它們便會法爾而現。在一下句我們說：「報身上師大樂金剛知」，關於大樂（Dechen），我們要明白：大樂在法性（Dharmata）虛空中，同時大樂亦包含了五智。當我們被自身的瞋、慢、貪、妒和痴所縛時，上述種種必須以五智轉化。我們須理解種種諸毒無非五智慧的體性，而五智則是報身的展現。例如，瞋恨須以大圓鏡智來清淨、慢則以平等性智、貪以妙觀察智、妒以成所作智，而痴則以法界體性智。明乎此，我們便向名為大樂金剛的上師祈禱。於憶起「大樂金剛」這名字之際，當下

我們便應了悟報身的真實體性。

第七句：報身上師大樂金剛知

(藏文·Long Kui Lama Dechen Dorje De Khyen No)

我已在上文解釋了此句。它指：「我向您——報身上師大樂金剛——祈禱，因我知道，您爲了利益一切有情，不離大樂而住於圓滿報身。祈喚您的名字，使我能明白您以報身示現的體性」。

第八句：祈賜加持能圓修習力

(藏文·Gom Pai Tsal Chen Dzog Par Chin Gyi Rang Lob Shing)

能理解他（指上師）的展現，能了悟他內在的自我表達，於是我們便說：「祈賜加持能圓修習力。」提及大修習力（gom pai tsal chen），是點出其與五智的關係，其實亦即是指一切的生起。於一切法的顯現中，「願我不會被執著二邊和外境所縛，且能令其各各於自性中解脫。」這就是你所祈求的。我們亦可將修習（gom）視作「無修」。這點很重要，因爲這是指我們當下能得見地，而非經過有作意的修習，或想盡辦法去觀想出某樣事物。修習應該是任運自然的，不應勉強或刻意；切記這一點，因爲當我們談到大力（tsal chen）時，只有在無修無整的情形下，種種顯現方能自大力中生起。

在第二節（即第五至第八句）中我們稱呼他（上師）爲大樂金剛，因爲我們知道他所示現的報身，光明燦爛地展現了五功

德、五決定和五圓滿。你心中所想召喚的，都以無量無邊的姿態出現。這光明沒有障礙，超越了一切邊見和範圍。此清淨光明是從我們種種修持體驗中所得，所有這些光明都被我們說的「報身」所涵容。我們跟着便請他賜予加持，使我們能得修習的大善巧，即無作意的行爲。

第九句：無邊本智與無偏大悲

(藏文：Thug Je Chog Lhung Del Wa Tha Drol Gyi Ye she)

此句頌文，兼指上師的無緣大悲和第三階段，即由空性的本始體性中，生起無有障礙的光明。此光明將悲心遍照於六道的一切有情，我們更可深深地體會到：三世一切有情，皆有證得菩提的淨明覺性。這無邊亦無偏的悲心，便是智慧的自然流露。它是完全離開一切戲論或名言的。

第十句：住於周遍赤裸明空性

(藏文：Kun Khyab Rig Tong Jen Pai Ngo Wo Ru Zhug Pa)

我們祈喚上師，他對赤裸覺性能圓滿體悟，並住於這無整治而離戲論的圓滿體悟中。我們又體會到空性中，周遍赤裸覺性的體相。我們進而體會到澄明赤裸覺性與空性雙運，此雙運周流地住於一切法。上師的覺性亦即我們的覺性，但若對光明能有所醒覺，我們便須依次第修行。

第十一句：化身上師尊伏趣洲知

(藏文：Trul Kui Lama Drodul Lingpa De Khyen No)

我們體會到上師與空性和光明雙運：「伏趣洲尊！請依一切衆生所求，無分別而化現，賜此加持予我們。」祈喚伏趣洲尊，是爲了利益無量無邊如虛空的父母有情。因此，「您——我的尊貴上師，所作皆爲利益一切有情，請賜我加持，使我能明白您化身的顯現」。

第十二句：祈賜加持事業大成就

(藏文：Chod Pai Bog Chen Jong War Chin Gyi Rang Lob Shig)

這句意思是：「願我的事業能像您（上師）的事業一樣，永遠增上和完全利益衆生，更願我所行皆如您所行。請將大圓滿的正解賜給我們。」當我們說「行」（Chod Pai）時，所指的是見、修和行三者。所以，我們所求的加持，即是我們一切的事業，包括見、修和行在內，都合於大圓滿的「大見」，而它們都不會互相衝突，亦不會和我們日常的行爲與瑕疵混合。「願我能得和悅與成就，不求自利而利他」，令我體會展現就是展現。

在第三節，我們察知上師是伏趣洲尊，他是化身的示現。現在，法身和報身的雙運，生起成爲化身中的悲心。了解這一點，我們便能了悟我們的根本覺，和上師的根本覺已無二無別，且周遍一切有情。牢記這一點。這根本覺（rigpa）是赤裸裸的，沒有任何修整、增減、離複雜和單純。這根本覺亦周遍一切有情。我們向化身上師伏趣洲啓請：「願您利益一切有情，願您令我和大家能得圓滿的廣大正見」。

念誦

直至現在為止，我們一直在念誦這個修持讚頌，目的在灌輸大圓滿見。修這個法時，須要用一種很特別的念誦法。上面三節，每節四句的音調都是重複的——在每一節中當念至「祈賜加持」(Chin Gyi Rang Lob Shig)時，我們應將聲音放得更柔。事實上，聲音須經常保持溫柔。

我曾說過，這讚頌是甯波車很年輕時所作的。直至現在，念誦的方式仍大致上維持一樣，但隨着時間流逝，有些念誦也改變了少許。音調上有些微的更變，其實是隨着你的感悟而自然流露的。既是自然流露，所以便沒有甚麼不妥。故此，你可能會碰到少許的差異，但是大致上，整個念誦都是一樣的。

經過這每節四句，一共三節的讚頌後，我們的念誦便會變得很急促和簡潔，簡直好像是大聲讀出來似的。我們不斷快速而流暢地念誦下面的章節，以帶出大圓滿見、修和行的要點。而我們亦可藉着急促的念誦，與證悟相融。

第十三句：根本覺性不變復無遷

(藏文·Rang Rig Dod Mai Zhi La Pho Gyur Ni Mi Dug)

此句指你自己的覺性は無修整和無污染，且亦不會變動。這就是它的本質。事實上，覺性的根基，是無任何改變的。

第十四句：法身顯現非善亦非惡

(藏文·Gang Shar Cho Kui Tsal La Zang Ngen Ni Mi

Da)

這一句，是說覺性不可以言詮的，它本來如是。一切從光明覺性中生起的，非善亦非惡，這是因為我們不會被能取所取、和「是」「非」等概念所束縛。因此，當任何知覺生起時，它們都是當下解脫。我們不用費勁去形容它們，應該任其所之。這不可這詮、本來如是的覺性，構成了心性的呈現和解脫。

第十五句：當下覺性即真實如來

(藏文·Da Tai She Pa Sanjay Ngon Sum Du Dug Pe)

當下的澄明覺性，其實無非是徹見了佛性。要知道現在所說的，是覺性的真實本質；我們看着這赤裸覺性的生起，但不去干擾它，亦不用任何東西去摻雜它，也對它沒有任何作意。若我們能如此，當這些知覺生起時，它們便會自解脫。現時來說，這樣做只是修持的一個次第。當然亦不是說單憑念這一句，便能得到那樣的效果。上述種種，只是從真實本質方面，和從一切法本來如是的角度而說。這本質乃是無二——離取捨、能所二邊。

第十六句：自在安寧上師心底現

(藏文·Gu Yang Lo Dei Lama Nying U Ne Nyed Jung)

此句說「舒坦」。舒坦的意思，是不要試圖對體驗作任何改變，甚至在覺性生起時，沒有任何希求或怖畏。當我們任運自然，便會變得寬坦，我們會開始體驗到在大信心中寬坦的天地。在這任運的活動中，我們會發覺上師是在我們的心中，甚而是在這見地的中心。我們理解到上師的覺性，其實無非是我們心中的

證悟覺性。Lo dai 這個字並不是解作「滿足」，雖然這是一般的譯法。它應解作俱生歡喜，這是因為與見地相融為一，而遠超疑慮和得自在之故。

第十七句：了悟初心即上師自性

第十八句：毋用貪執造作諸啟白

第十九句：本覺任運無整離作意

(藏文：Nyug Mai Sem Di Lamai Rang Zhin Du Tog)

Tshe, Dzin Zhen Sol Dep Cho Mai Dug Yu Ni Ma Go, Ma
Cho Rig Pa Rang Bab Kha Yan Du Lod Pe)

當我們徹底了解心性法爾和無整的本質，在這一剎那我們便會開始領悟到自己的心和上師的心已經融成一體。我們生起對心性深奧的認識，此體驗與上師自心的體驗毫無分別。所以，絕對不須要執着或排斥一些造作的或誇耀的啟白。若從世俗諦的觀點去祈禱或啟請，甚至造作出世俗所謂的「清淨」，以求體驗上師心，這根本是不必要的。同時，亦不要存在着「上師殊勝」而「自身卑下」、善或惡、淨或染等種種概念，因為上師的自性，一定是離此等戲論的。明乎此，和在沒有任何造作時：「願我心性的自然境界真實如是，任運無整。」這就是第十九句的意義。

第二十句：隨起捨得自解脫加持

(藏文：Te Med Gang Shar Rang Drol Chin Lab De
Thob Jung)

當我的自心不加任何造作，那麼，由心性所生起的一切無非是解脫，它（指自心）根本已解脫一切。當我們說不執（te

ned) 時，是指沒有既定目的，你所做的，就是讓根本覺（ni-spa）自然任運，並不是要強迫它做任何事：你根本就沒有任何特別目的去做甚麼。任何思惟一旦生起便能當下解脫，就是因為了悟這一點。若能這樣，你可以說已經得到上師的加持，能令思惟生起時便當下解脫。和其他宗派不同，（金剛乘）對每種五毒沒有專門的對治，例如以悲心對治瞋心等等。這個修持，只是教導當瞋或其他情緒生起時，我們便去觀察瞋心或情緒本身。在這樣做時，我們便體悟到心的真空自性及此真空自性的消融。除此之外，不必再做甚麼。既無能觀，亦無所觀，復無能所。二者皆離作意。

第二十一句：整治而修終無證悟日

(藏文：Che Pai Cho Kyi Sanjay Drub Du Ni Mi Da)

如果我們只一味從事一些由世間智所造之法，則永遠不能證得菩提；對於一切世俗之生起，若你沒有勝義真實見，那麼，一切之生起亦無非只是（停留在）分別法（的層次）；若我們向身外去追尋世俗的所謂「佛」，我們永遠都不會找得到，且亦永遠都不會得到絲毫的證悟。

第二十二句：尋伺意度修持適自欺

(藏文：Yid Chod Lo Che Gom Di Lu Ched Kyi Dra
Red)

由心識去變現或了別的「法」，始終只是世間智。這不是覺性，而是蒙蔽。譬如，當我們試圖去將所生起的種種概念加以分別，然後再去理會這些「分別」，這一切其實都是自己欺騙自

已。

第二十三句：邊執疑懼遣除如狂夫

(藏文·Da Ni Dzin Tang Zhig Pai Do Med Kyi Nyon Pa)

能明白上面所說的，就不會執持由心性法爾生起(的一切)，和凝滯於此(一切)中。另一方面：「願我可轉化(這一切)，使我能真正離貪著和執持一邊及離疑懼。」「離執持」指不執於能所。根據大圓滿見，要這樣做並沒有特殊的方式或規矩。「願我能像一個想做便能夠自由地去做的男人或女人，亦即是說，我的行為，沒有作意，沒有反覆計度，沒有能所，亦不會千方百計去製造分別。願我的行為就好像一個瘋漢，心中所生起的，便立即自然而然的做出來，率性而行」。這一句的讚頌實際是說：「願我可滅除希求和怖畏，貪著與執持等幻象」。一個瘋了的人要麼就做，沒有甚麼可控制他。當念頭生起的一刹那，便付諸實行。「願我可將大見如此實行」。

第二十四句：此生無縛赤裸休息境

(藏文·Jung Gyal Cher Nyal Ngang La Mi Tshé Di Kyel Tong)

願我住於赤裸覺性中——沒有執着於能所，甚至不執着於自我，亦沒有希求和怖畏。願我能如是渡過此生。

第二十五句：大圓滿行者所作歡喜

(藏文·Gang Tar Che Kyang Ga—o Dzog Chen Gyi

Naljor)

當我具足正見，無貪著或執持，和不耽於得失時，我的行為便是任運、具樂及與大圓滿的教法相合。此時，要緊記着你已沒有任何貪求愛欲，你的行為沒有被世間智所生起的分別心污染。因此，你所展現的行為亦無非是赤裸覺性的展現。

第二十六句：蓮花生子嗣和悅衆生

(藏文·Su Dang Drog Kyang Kyid Do Pad Jung Gi Bu Gyud)

無論遇見任何人，或身邊是甚麼同伴，我都是喜悅的。為甚麼你會喜悅呢？「喜悅」並不是字面所指心中一般的喜悅體驗。你喜悅是因為你不再墮於自欺的沉淪。你已經沒有「敵」「友」的概念，亦不會以分別心去評價任何人。你喜悅是因為你與尊貴的蓮花生大士甚深教法結下善緣，同時，因你秉繼了他的傳承，你便成了他的子女，並會繼續宏揚這個寶貴傳承的教法以利益衆生。因此，無論你遇見任何人，或身邊是甚麼同伴，你都是喜悅的——置身於澄明覺性真實中的喜悅。

第二十七句：無敵怙主為取巖上師

(藏文·Gon La Dran Da Med Do Ter Chen Gyi Lama)

對於怙主或上師來說，沒有任何事物更勝於偉大的取巖上師，後者是蓮花生大士自己的智慧身、語、意之直接示現。作為這樣一位化身，同時亦是諸佛悲心和無礙大行的授記示現，所以便無人能超越取巖上師的無量功德和當下加持。他亦是經授記的

取巖者，今世和後世的永恆怙主，所以我們理解他利益一切有情
的如來事業，了悟他的直指人心和無比功德，我們認知他是無二
怙主和上師。

第二十八句：無上教法空行母心要

（藏文·Cho La Do Da Med Do Khandro Yi Nying
Thig）

沒有一個教法，比空行母心要（Khandro Nying Thig）更
加偉大。它包含了大圓滿當下證悟（的教法）。這些教法，都是
空行母無生的內本始智。它的清淨、深度和珍貴，直比得上在心
中清淨了的寶血精髓。心中最清淨不可思議的提煉，即心中明
點，就是最勝明點或心髓。這最勝明點亦繼而融於勝義證明的覺
性中。

第二十九句：無明住處遣心暗無明

（藏文·Mong Chen Nying Gyi Mun Pa Rang Mal Du
Sang Ne）

我們心中自無始時以來便存在的廣大黑暗妄念，能法爾清淨
於其本智之中。通過生起次第（kye rim）的觀想、圓滿次第
（dzog rim）和金剛乘的灌頂，習氣及分別心等障礙遂得以清
除。根據大圓滿直指人心的直接教授（與其他宗派之教法不
同），我們便不須要找尋對治。相反，我們更將諸如瞋、恨、貪
等毒，置於修行道上，以轉化它們歸於本始清淨。因此，所有心
識的變現，於離能持與所持這兩種邊見時，能被體認和法爾清淨
地入於覺性的無整光明中。

第三十句：澄輝大日不滅光常照

（藏文·Od Sal Nyima Drib Med Khor Yug Tu Char
Wai）

這覺性的光明其實無非大圓滿見。澄輝（od sal）指大圓滿
的教法，即如大日與日光的密不可分一樣。不受干擾的覺性，
（如太陽之）永恆照耀，沒有任何退失地利益一切有情。

第三十一句：上師如父慈心賜福德

（藏文·Kal Zang Di Ko Pha Chig Lama Yi Ku Drin）

根本覺，實在是我們之父——上師的廣大慈心。我衷心體會
和明白到這個善妙的時間和際遇，完全是我們唯一之父（指上
師）悲心的展現。「一切所賜予我的加持和證悟，無非是您廣大
慈心中滄海一粟而已」。

第三十二句：深恩難報一心憶上師

（藏文·Drin Lan Khor Tha Med Do Lama Rang Dran
No）

「謹記着這恩典——因為這深恩永難報答，有如恆常旋轉的
巨輪，無始亦無終。願我永憶欠負上師的深恩於心中」。在這
裏，我們要理解到上師將大圓滿甚深道教授給我，乃是上師無量
慈悲的展現。大圓滿的光輝，恰如日光般無有阻礙且遍滿虛空中
一切法。「您賜予我力量和加持，使我和您融成一味，並住於您
心中無二無別的雙運，我唯一之父，您對我的恩德，是我不能用
言語去形容的。有鑒於此，我再三憶念您——上師的恩典」。



後記

《遙啓上師讚頌》爲西藏密宗甯瑪派法王敦珠無畏智金剛所造，收入《敦珠新寶藏》，曾繙爲英文。過去亦有人據英文轉繙的漢文舊譯，然而卻未能盡愜人意，略有瑕疵。何則？以此實爲「大圓滿」法系讚頌，而譯者於此法系則尚有隔也。

今新譯甫成，譯者持之求證於余，余小心對比原頌，略作修飾，可證信曰：此譯已能得讚頌主旨。

本頌有一副題——《自性流露祈禱文》，此中所云「自

性」，實專指「大圓滿自性」，亦即無整治無作意的自性。何以祈禱？實爲求覺性而祈禱，於是行者便將上師視爲覺性的表徵，向之祈禱；然而如何祈禱耶？則行者須無整無作而祈禱，是即爲任運流露。這便是本頌副題的涵義。

頌中讚頌上師，分法報化三身來讚頌，此即攝涵「大圓滿」的三句義：「體性本空、自性任運、大悲周遍」。此三句義依次表述佛法報化三身功德。上師雖未成佛，然而卻不妨以其三身功德視爲佛三身功德的表義。若行者對此有疑，那就是有整治作意而非任運矣。

因此整篇讚頌，雖云「遙啓上師」，實際上卻是遙啓三身佛以求證覺。若以爲這只是普通的上師讚頌，便易失去所涵的「大圓滿」法義。

在本頌中，用三個名字來讚頌上師——智金剛、大樂金剛、伏趣洲，即是分別表出「大圓滿」的三句義：智即般若，是能證體性本空；大樂是報身所證；伏趣（調伏六趣有情）是化身的大悲。由此即可知這並非普通的上師讚頌。所以，這是藏密甯瑪派高層次的修習，而非一般加行法中的上師瑜伽（與上師相應的修習）。

今人談「大圓滿」，喜談「當下離垢」，卻不知此境界非率爾能至，因爲離垢的心識境界，實已由凡夫的藏識變爲聖者的空如來藏，是故必須經歷重重次第的修習始能離垢。本讚頌即爲修習而造，是故都非泛泛之言。若行者於修習此讚頌祈禱時能親切地讚頌上師的三身功德（倘如直接讚頌佛三身功德便可能沒那麼親切了），那麼，便有可能於修習時親自體會「大圓滿」三句義的境界。故此修習實即「當下離垢」的基礎。

談錫永 乙亥圖麟都初雪